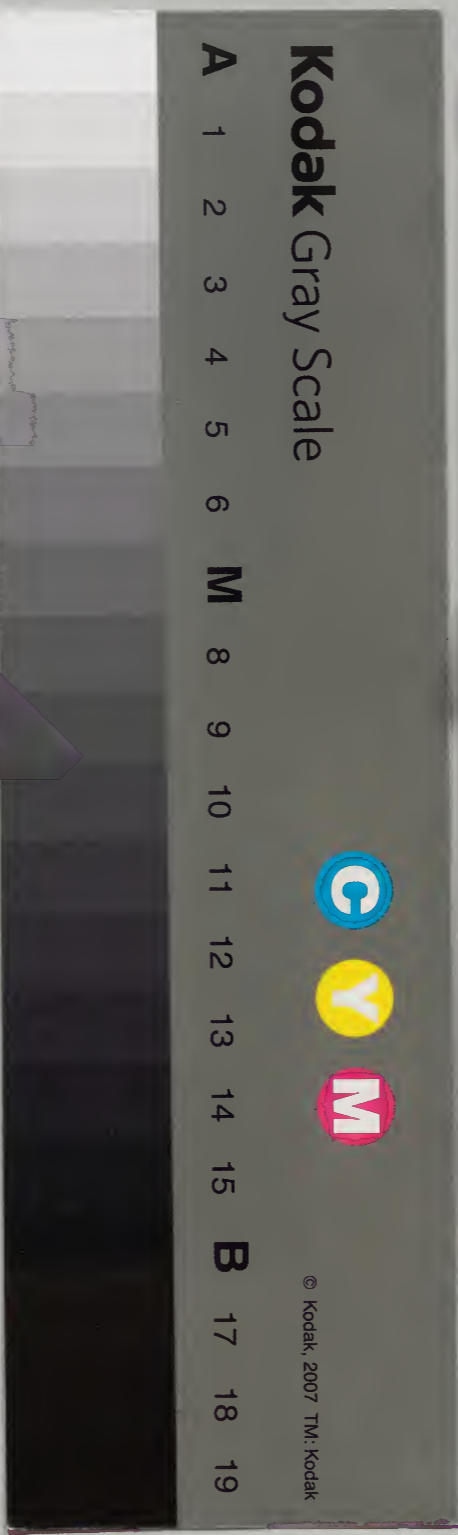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一	三	
八	四	八	七
冊	架	函	號
四	一	八	

內閣文庫			
二	一	三	漢
九	四	七	書
函	冊	號	類
一	六	八	
架	冊	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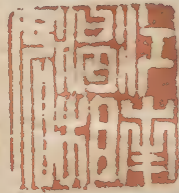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7
冊數	48	46
函號	279	53



前漢



肆陸



前漢書卷之九十八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文庫

重評莽無所不假冒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

為姓師古曰媯水名也曲水曰汭因水為姓也汭音而銳反至周武王封舜後

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犇齊師古

日犇古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

奔字二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

北王卒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文景

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縣生賀字翁孺

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

畏懦，追適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

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

千石者，秦而殺之，其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

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

不副，歎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

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

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

服虔曰：元城，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

土火相乘。李奇曰：比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

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

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

亥，至哀帝元壽二年，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

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

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

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

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

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

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

元后傳

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

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以妬

去更嫁為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

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

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

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當大貴。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

不可言。禁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

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

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娣妾

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

重評欲以鼓琴致大貴志不端矣

叙次生色

何減子長

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

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虞與娛同。讀曰豫。及太子朝。皇

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徵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

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

得。疆應曰。此中一人可。師古曰非其是時。政君坐近

太子。又獨衣絳緣諸子。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長御即以

為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

宮。師古曰濁姓也。交送謂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

前漢書 卷九十八

元后傳

三

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
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
為世適皇孫師古曰適讀曰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鷲字太孫
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
太孫為太子以母王妃為婕妤封父禁為陽平侯後
三日婕妤立為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
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為衛尉侍中
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
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
元帝不以為能而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

天

見災而責
上書知有

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
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
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音佑助也語在丹
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
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
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漢氏危矣
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
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
終日師古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
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

大故鳳一
特懼辭亦
知有君

以退為進

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也。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茀，與李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克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

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苟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上曰：封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狀一小事
而極可見

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顯。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疾。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大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共王之來朝也。

重評帝無
可為者矣

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師古曰。它謂晏駕也。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造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迺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

對事愷切

董評班史
載章封事
以著鳳之
專擅不止
一端

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

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斬反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

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

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

蝕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

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

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

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遠

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疾商師古曰遠

曰王商也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

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

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

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

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

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且羌胡

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况於

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

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鳳之則不見者可知

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

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

重評言少
過激

前漢書 卷九十八

元后傳

七

重評 雖感 寤何用

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弟。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

臣佳非此 書無以博 太后之涕 與帝之憐 是一名筆 所著

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暮月之間。幸得

重許雖欲
廢必不能

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
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
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曰論者不
云疏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
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事不
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迺深引過
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母
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母得遠去而令我困務專精
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於是鳳起視事上
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

重許西漢
之公決可
此舉

重許史筆
微妙

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
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
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
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
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又寮屬者皆得大官又
以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
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
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
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
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服

重評奸臣
痛國往往
如此

重評認賊
作子

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
杜鄴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
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
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
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土山漸臺西白虎
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為近是
師古曰皆放效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
天子之制也
賢傾財施子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
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
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鳳
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
姓蘇其泄王章之言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救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
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

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
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
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
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
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
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
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
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
甚嫌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
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
圖云明光

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灋水注第中大陂以

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楫同濯

也令執楫權人為越歌也楫謂擢之短者也上幸商

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

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

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

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

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灋水曲陽侯根驕奢僭

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

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紅陽侯立父

子臧匿奸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

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

曰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而欲自黥劓相

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

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君其召諸侯

令待府舍師古曰令摠集音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

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橐請罪師古曰自

就刑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

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

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

古師

古師

古師

古師

古師

王氏始彙
而不能決
重評王氏
妙著

王氏大衰
而不能決

何足悔

曰比音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
必。練。反。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
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
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
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
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
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
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舜嗣侯。為太僕侍
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
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

之。更以為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
如大將軍故事。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
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迺廢立。而用光祿勳
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
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
嗣侯。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
王已薨。子嗣立為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
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王亦欲立之。遂徵定
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迺益封根
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

王亦之王一本作
上是也

重評好忠

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
伏罪謂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
師古曰舊罪陰伏。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
未發者也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中。騎
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
即王鳳家法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
乞骸骨而退。上迺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
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
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
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

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
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
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
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
師古曰效其獻也。獻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
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
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
師古曰日共音居。用反。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奸邪。欲
張音竹亮反箠朝政。與管同。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
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

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為舅先帝棄天下。

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

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置酒歌舞。捐

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

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

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

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以根嘗建

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

根及况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傳太后帝

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

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

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

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

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

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供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

憂傷。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師古曰引領自

而退也行道之人。為之隕涕。况於陛下。時登高遠望。

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

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

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

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文為皇后。師古曰風又讀曰諷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

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之易物者也師古曰此意與膠同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師古曰漢官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也謂緣水邊夏遊籓宿鄠。杜之間。師古曰籓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登長平館。師古曰在臨涇水名也在上林中

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乎，容反。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反。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太后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爲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師古曰：諷讀。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

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者同。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救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

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
其○國○師古曰孤寄言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
食○其○餘○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
符○命○為○新○皇○帝○師古曰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
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
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
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
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莽○
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
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

好面皮

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
說○迺○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
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諫○
欲○詔○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
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
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恚莽○因○
曰○此○諄○德○之○臣○也○師古曰諄乖罪○當○誅○於○是○冠○軍○張○
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
太○后○服虔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為之也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
休○哉○師古曰視讀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

前漢書 卷九十八 元后傳

七

重評以詔
兄殺大快
人意

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具之祥。師古曰共音居用反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師古曰此紱謂璽之組也太后聽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為安漢公時。又詔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

殿。以為文母篡食堂。

孟康曰篡音撰。晉灼曰篡具也。

既成名曰長壽

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預。言此何罪於汝。無所干預。何為毀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

為。如令有知。我迺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

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
 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
 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
 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
 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
 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
 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桓侯至今師古
日泓音
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
 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

賴太后數言增氣非婦人之仁也乃丈夫之勇也
重評班掾非責婦人也責其授權于婦人者也

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巨依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
 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
 柄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
 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圓反解在劉向傳不欲以授
 莽婦人之仁悲夫

前漢書卷九十八終

前漢書卷九十八 元后傳

起得詳雅
讀者味之
便疎然得
垂戒至意

前漢書卷之九十九上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

元后傳。

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者以鳳本嗣禁為侯

唯莽父曼蚤死。不

侯。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

師古曰乘因也。因貴盛之

時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

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師古曰被

音皮。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

曲事諸父

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

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

連月鳳且歿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

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

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閔上谷都尉陽

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

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

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

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

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

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

慙慙

師古曰激急動也慙愧也激音工歷反慙音女六反

莽兄永為諸曹蚤歿

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

師古曰振整也

張起也

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

師古曰竟周徧也

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字莽使同日内

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

比客罷者數起焉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數音所角反

嘗私買侍婢昆

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

師古曰謂朱博莽

聞此兒種空子

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

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

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

為九卿先進在莽右

師古曰名位居其右左前也

莽陰求其罪過

莽起手一面結諸父昆弟一面附名士公卿亦略有權術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上

王莽傳

二

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
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
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
輔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
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
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
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
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
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群臣朕得奉宗廟

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

師古曰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

而移居也

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
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
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
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
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
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
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師古曰坐並音林臥反莽
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

莽傳事繁故每提一綱領然後詳叙每叙一意復用一語結之所以順而不亂

內有王元后何難持

正只是人
不根究其
其情耳

徹去更設坐。傳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

師古

曰：會謂至置酒所也。重音直用反。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

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

寵置使家中黃門。蘇林曰：使黃門在十日一賜餐，下

勃淳子長案行責內者

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

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

五十益封莽。服虔曰：黃郵在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

南陽棘陽縣

見禮如三公。師古曰：見天子之車駕乘綠車從。師古

禮也。見音胡。電反。

車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令後二歲，傳太后丁姬皆稱

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

處投劾

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

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

畢竟有太
后在何患
妙在杜門
養望非人
可辦
以杜門免
訟莽

自守。其中子獲殺奴。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

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寃訟莽者以

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

以日食深
訟莽起官

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

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

休宛人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荅。後

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

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癥。師古曰：癥，創痕也。痕音下恩反。美玉

匪逸所思

可以滅癥欲獻其瑒耳即解其瑒服虔曰瑒音衛蘇林曰劔鼻也師古

曰瑒字本作疑從玉疑聲後轉寫者訛也瑒自雕瑒字耳音篆也休復辭讓莽曰君

嫌其賈邪師古曰賈讀曰價言其所有價直也遂推碎之師古曰推音直追反其字

從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

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

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

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

兵皆屬莽莽白太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

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大

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

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為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

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

為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

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于莽莽白趙氏前害

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

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

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

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

者莽皆傳致其罪師古曰傳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為請奏令邯

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

杜門自守
正做此一
事也

又借誅董
賢立脚

莽用心只
是深一層
法耳
尊事光并
用其壻此
着甚妙

一諸父也
未遇敬之
方遇傾之
既遇畏而
遣之

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
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
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
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
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師古曰妄稱譽後
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眾言曰呂氏少帝復出
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繼祿之功請遣立
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師古曰太
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
不從師古曰力勉力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亂

復徵召一
語籠絡得
巧
求了

不用尺兵
寸刃而得
天下亦開
關未有事
故班椽再
三指画其
奸以示人

從此起空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太
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
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
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
牙豐子尋歆子棻師古曰棻或作涿郡崔發南陽陳
崇皆以材能幸于莽棻字音扶云反厲而言方師古曰外示
方直欲有所為微見風采師古曰見黨與承其指意
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
示信于眾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
類此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

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
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
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召問公卿曰誠以大司
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
於是群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
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
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
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
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
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復置臣莽勿隨輩列

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

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

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

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

尚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師古曰選善也國家欲褒

其善加號疇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莽遂固辭太

后復使長信太僕閔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

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

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忠孝仁篤行義

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

敢為激發
之行處之
不慚惡二
語莽節七
俱從此出

師古曰與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

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

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

共養以安宗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封豐為廣陽侯食

邑五千戶以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

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邳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

邳為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四人既受賞

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

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

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

內有元后外有上言之臣王莽只管賣弄萬無一失

功德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

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

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為太

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

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

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

之任而公幹之群僚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

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

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于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毋

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

其做法必出人意料何處傳受得來

想頭更奇

忽然想出
百姓家給
大奇

家給人足
何等快
以後歷叙
其收天下
心

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群公復爭

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

人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員也倍故數多于故各一倍也奉音

反扶用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

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

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

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

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衆庶師古曰說讀曰悅又欲專斷

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

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

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

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

反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師古曰且統政也比音必寐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群下勸職永

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巍巍高貌也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預

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

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

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于是莽人人延

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

搜案無遺

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白言親承前

孝哀丁傳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

練，頗損膳以視天下。師古曰繒練謂帛莽因上書願

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于是公

卿皆慕劾焉。莽帥群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

減御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

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

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

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濶略思慮，遵帝

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

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

不出乎門閫。師古曰閫門國不蒙佑，皇帝年在緼襮，

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

微朕孰當統之？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

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勤身極思，憂勞未

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

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

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師古

暇也靡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每有水旱，莽輒

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

錢出于公
卿恩歸下
王氏

奇想奇談

從何處作此異想

尉一本無

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尉勝未充。師古曰液與掖同音通用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娶皆讀曰娶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

又備一輩諸生郎吏以資賣弄如此妙筆如此奇文何必司馬氏

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竝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勲。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上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莽白願見女。太后遣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上

王莽傳

七

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

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泰

卦乾下坤上天下于地是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修上言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三子

王莽篡位賜姓王即謂此也而此傳作信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褻紀子稱侯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安漢公國

未稱古制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亦同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修言

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

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師古曰共不須

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

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勝家群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群妾亡幾師古曰亡幾不多也亡讀曰無幾音居豈及其下並同有詔

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子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

莽語字字今人欲嘔班椽載之

字字飛動

孔聖微言
遭此玷辱

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師古曰草謂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師古曰束脩謂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財饒執足亡所悟意師古曰無人能逆其意音皮義反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也悟音五故反確然特立師古曰拂違也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師古曰下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周公誅

管蔡季子鳩叔牙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晉灼曰欲令丁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師古曰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大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師古曰詭違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胥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上 王莽傳

三

去朝廷而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遂如髮。

就其侯國。師古曰弛解也音式。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賴。師古曰爾反遂音直類反。

雅瞻仰之詩也。殄盡也。賴病也。言為政不善。賢人公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賴與粹同音。才醉反。

之謂矣。當此之時。官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

女之援。師古曰謂哀。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讐中山。張

曰傅太后。諧中山馮。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

人同心其利。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

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

既崩丁傅董賢欲稱遺詔。樹立黨親。共立幼。賴公立

入。郎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

亡前之威。師古曰無前謂。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

也。師古曰盱音許。反。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曰

反。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孟賁夏

育皆古勇士也。持。雖有樗里不及回。知。師古曰樗里

刺謂持兵刀以刺。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鬼谷

王之弟也。為秦相。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鬼谷

時人號曰智囊。是故董賢喪其龜。龜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

移。移。師古曰還讀曰疾。霍然四除。更為寧朝。非陛下

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

王以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于是公乃白內

故泗水相豐釐令耶師古曰甄豐甄邛也釐讀曰邵與大司徒光車

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

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哲智也公之謂

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勲皆以周公為比宜賜號

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

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

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

晏嬰也以道佐齊景公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

有公之謂也將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為

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

可恨論語
蒙此汚辱

然欲其榮貴甚于為身皇后之尊侔于天子當時之

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師古曰揖

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書曰

虞書舜典之辭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

至于今蠢蠢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

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矯正也後音于旬反其字從彳割財損家

以帥群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師古曰彌讀與弭同教子尊學

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

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柔貌也如集于木恐墮

耳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

糴食逮給師古曰纔得粗物物印市日闕亡儲師古曰物

物印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于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闕盡也日闕言當日即盡不蓄積也印

音牛向反闕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

音空穴反獻田殫盡舊業為眾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

師古曰鄉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

讀曰嚮所謂公卿咸親動者皆虛詞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

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張晏曰令

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鬬穀于菟也公儀子魯國

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食菜曰茹音人諸反公之謂矣開門延士

下及白屋師古曰白屋謂庶人婁省朝政師古曰婁

綜管眾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

謂矣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大行師古曰比頻也秉冢罕職

填安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

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

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

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

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師古曰尚書禹貢云

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

恭之非媚
打成一片
致張誅之
文亦打成

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蓋以達天之使

不敢擅天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尊揆

公德行為天下紀觀公功勳為萬世基基成而賞不

配紀立而褒不副師古曰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

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

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

班賞亡遴師古曰遴與去同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

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

奴也高帝時為旄頭郎晉灼曰楚漢春秋上東園項羽聞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

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時人孟說誤矣繇讀與由同孝文皇帝褒賞

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

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緇祿皆為通侯

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

夫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

相扶之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師古曰遞繞也謂相

漢家外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

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遞音滯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

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

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朝之執事亡非同類

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

策不審。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及至青

戎。標末之功。服虔曰標音刀末之標謂衛青一言之

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于

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効。乃當上與伯

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

論哉。師古曰若云謂若向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

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師

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無出其上也。檢局也。是故成王之於周公

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

宇。師古曰解。茲見前。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二國名。賜以附庸殷民

六族。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也。大路大旂。師古曰解

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半壁曰璜。父讀曰

甫。祝宗卜史。師古曰太祝太宗。太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

加之策書也。一曰官。司彝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

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彝

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白牡之牲。師古曰明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即祀上帝

公於太廟往用白牡。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即祀上帝

而祭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頌閟官之詩曰

于魯謂命周公以封伯禽而為魯公也。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

魯公。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

拜後。

公六子伯禽詩曰亡言不讐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

禽之弟也有善言則用之有德者必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

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

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于令師古曰謂吳芮

也解在芮傳番音蒲河反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

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于是以半賜之

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

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

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

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

為國也臣愚以為宐恢公國師古曰建立恢大也

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

六子即群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

誠感德則于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

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敕盡伯禽之賜無遶周公

之報師古曰敕備也遶與宏同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以此

為法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群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群公方議

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

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

既殺子獲
又殺子宇
二子雖自
取非莽
忍心亦難
下手

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于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于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焉其名。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須待也。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

殺子又以
賈直

註誤。流言惑眾。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邛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師古曰。四國謂三監及淮夷耳。公其專意翼國。期于致平。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傑。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公主。師古曰。元帝女弟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于管蔡之辜。子愛至深。

此孝經

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臯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宐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也選舉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

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宐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韞。師古曰韞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毋號。還安臨印韞。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

睡奴
孔光報德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上

王莽傳

臣

難得此
種眼淚

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

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

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眠事邪。師古曰眠將當遂行

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策號通天

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師古曰皆

止于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

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

為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

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

讀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眠事。詔

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眠事。上書言臣

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

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

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

復拜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

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

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

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飢省官職今豐穀梁

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臣愚以

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寔不

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

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

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韋如相國。師古曰韋亦謂

也。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

樂長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太保舜

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散財施

予千萬數莫不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蜀郡男子路建等輟

訟慙忤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

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

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自此以宰衡常持節

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

公稱敢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

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

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

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

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太篆書也籀音直救反

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

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

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

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

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

生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魄月魄也奉使朝用書孟康曰賦功役之書臨賦

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曰翊明也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發語辭也諸生庶

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

不促建也平字或作丕亦大也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

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

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大國王之乘車也驪馬二駟師古曰驪馬併駕也詔曰

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

五年正月裕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

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

而一作皆

伊尹周公之相未有稱功頌德者稱功頌德即篡臣之謀耳

三十六人爲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

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

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

皆叩頭言宜亟加賞于安漢公于是莽上書曰臣以

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

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轉師古曰轉

即臻字也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

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

故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箭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爲喻葭音加莩音孚又得典

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爲餘言臣見諸侯面言

至今令人
慙何況當
日

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
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汚辱聖朝。今
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
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群卿大夫莫不忠良
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
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群賢之籌畫
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
曉又遺忘也當被無益之
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
依群公之故也。師古曰休
庇廕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
于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

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
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
海內平之即有所聞非則臣莽當被註上誤朝之罪。
師古曰間
音居莧反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
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
與裁同甄邯等
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
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
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雖曉諭
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
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

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

畢成。群公以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

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當平侯張純等九百

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

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

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為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于常等也。今

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

也。雍亦和也。自此已上皆取堯典叙堯德之言也。聖瑞畢臻。太平已洽。師古曰：洽

與臻同。帝者之盛。莫隆于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

莫著于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

也。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宐于今者。為

九命之錫。師古曰：禮合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臣

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

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虛已而

也。聽也。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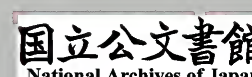
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師古曰：彌。讀曰弭。止也。登大司馬。

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

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

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于第家。為賊臣

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



恭傳中字
法句法按
法極其雅
尚亦孟堅
用意之文

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

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于公。引納于朝。即

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網紀咸張。

綏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

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徙南北之郊也。欽承神

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

文經定迭。天下和會。大眾方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詩之靈臺。

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于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

氣象者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始立此臺。兆庶自勸。

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庶人攻之。不日成之。作雒謂周公營洛邑。以為王都。

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

周。使來告。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摠曰鎬京。成昭章

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

修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

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

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

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

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

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

公是賴。官在宰衡。位為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

祭共文武之職。師古曰共乃遂及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上延其

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各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山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午道。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

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

定著令。又奏為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質也。賈音價。官無獄訟。邑

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

刑。師古曰象刑解在武紀及刑法志。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

堂宣教化。封為列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

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廼遣中郎將平憲等多

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

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

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

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

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

蠶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

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

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

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

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

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

復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

無二賈等事。安可詐也。此必敗之術矣。歆乎。不如一老蠹魚。

補西海

詐術已完
妄作起了

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
 所獻地為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
 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唐虞
及周要服之
 內方七十里夏殷方三千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
 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
 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為九謹以經義正十二
 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
 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師
古
曰王子侯年表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
戴侯真定嗣二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
是也此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
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泉陵表為誤也言周成王幼

雖然

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漢公行
 天子事如周公郡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惑入月中
 平帝疾莽作策請命于泰時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
 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詐依周公
為武王請命作金
滕也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
 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
 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
 見王五人師古曰王之見在者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
 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迺選玄孫中最幼廣
 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

行漢書

卷九十九上

王莽傳

三

莽居攝以
前奇巧百
出居攝以
後知術漸
疎

蹶。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師古曰浚抒治之也

抒音直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師古曰著音直畧反文曰告安

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群公以白

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

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

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師古曰填音符刃反太后聽

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

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

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群生茂育。書不云乎。天

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朕以孝平

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符也

幾音曰異屬音之欲反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

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

後。師古曰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反玄孫年在繼祿。不得至德。君子

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

師古曰比頻也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

輝光蹶。武功長通。土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

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

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

為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謂之采名曰漢光邑。具禮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上 王莽傳

儀奏於是群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

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

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曰恭烈業也周公權而居攝

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音直

類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

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棗謀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也邵公

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邵公不說周公作君

奭以告之奭邵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

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

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

共音恭說曰師古曰謂說經義也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

群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

故不說也師古曰召讀曰邵說讀曰悅次下並同禮明堂記曰周公朝

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曰

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

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繚麤未除師古曰繚音千回反由是

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

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

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

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洛

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也復音扶目反

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阼

假折節為
恭儉直做
到假皇帝
乃真心也

服天子韍冕。師古曰此韍亦謂裳韍也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

朝群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

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群神。贊

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共音恭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

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

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

治平之化。師古曰遂成也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

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

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

莽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東郊。行大射禮于明堂。養

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

特宥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

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師古

曰拂讀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

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眾康侯月

之玄孫子也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

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

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

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

罪。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

循哉此人

疎之文詞
西漢之傑
然者也而
附恭自賊
遺真後代
文詞反為
惡嫌矣

幾棄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遮

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

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竝錄支親建立王侯南

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比肩首復

為人者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列也所以

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

群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

歎師古曰喁喁眾口向上也音顛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服

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昊

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為設問復陳其事也亂則統

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

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無時休息

孳孳不已者凡以為天下厚劉氏也臣無愚智民無

男女皆諭至意而安眾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

逆之慮興兵動眾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

臣子之仇宗室之讐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

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奔其兵進不跬步退

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空縈反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

時斷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珥在耳首飾猶存

為計若此豈不諄哉師古曰諄惑也音布內反臣聞古者畔逆之

王莽傳

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為汙池納垢濁焉李奇曰掘

其宮以為池用貯水也師古曰汙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

也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師古曰所食之菜曰茹音人庶反四牆其社

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簣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

陰陽之氣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名作一見以為戒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出

門見之著以為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

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師古曰拂戾也音佛衝其匈

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什其牆夷其屋焚

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

反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

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

勝憤憤之願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

之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鍤也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

宜如毫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

議以明好惡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于是莽大說公卿曰

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

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

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為

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

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竦之字力戰鬪

獨此二語
出民本心

不如巧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汙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群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師古曰填音竹乃反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群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廡厨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

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

師古曰說音悅下同

合意并力。功德茂

著。封舜子匡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

侯。豐孫匡為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麗

恬。傅幡等。

師古曰幡音敷元反其字從巾

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

攻西海太守程永。永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

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

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

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

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

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師古曰東平移檄郡

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

誅莽師古曰共讀恭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

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師古曰放依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

所作也放音用往反遣諫大夫桓譚等班于天下諭以攝位當

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曉告之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

義分屯諸關守阨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

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臥反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

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

級將兵距之以太保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

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

中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于圍司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

曰爲使而監軍於外上書言陛下奏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心與龜

也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

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

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

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

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三年春

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

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

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

元后婦人可欺皇天高廟安可欺乎惜哉譚也

莽之詐甚虐密至此漸疎矣

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以爲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

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于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爲號。槐里以武爲號。翟義以虜爲

號群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肯依踐阼宜異于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止也宜進二子爵皆爲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爲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群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都侯莽旣滅翟義自謂威德

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卽真之事矣謀亦不如此九月莽母功顯君歿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字與集同管殷成湯旣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旣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師古曰屏猶擁也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今太皇太后師古曰謂成康比遭家之不造師古曰比類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

委任安漢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衡平也言如

稱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共讀曰皇天

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

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

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

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李奇曰殷

因於夏禮周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師古曰

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

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

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韶聞之三月不

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日月之不

可階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叙孔子德云它人賢者丘

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

夫子之不可及猶天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

張成在一匱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

吾往也匱者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言人修行道德

有若為山雖於平地始覆一匱之土而作不止可以

得成故吾欲往觀之今此議者云莽此其所以保佑

聖漢安靖元元之効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後誣經

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

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大

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

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師古

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

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練弁而加環經。師古曰于弁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練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况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眠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宇及獲衍也皆為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遂母子自殺。及况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舍光罪為公義令光子嘉

嗣爵為侯。莽下書曰。過密之義。訖于季冬。

張晏曰平帝以元始

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暮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過密八音過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莽引之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名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

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
 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
 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
 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
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
 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
 止得銅符帛圖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
 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眠說師古曰眠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
也意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
 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其忠可復賀良識書臧蘭

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

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

小子封師古曰孟侯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此周公居攝稱

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

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

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師古曰共讀曰恭其號令天下天

下奏言事母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

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

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

威德于萬方。期于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議。別奏以視。即真之漸矣。師古曰視。讀曰示。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歿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廁也。凡爲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

下。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壇。師古曰壇古禪字。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反。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師古曰直。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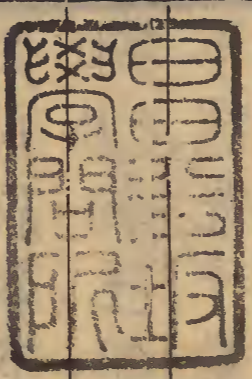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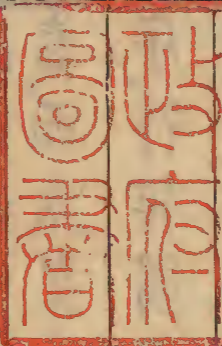


屬也。幟音。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式志反。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

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

命也。



前漢書卷之九十九

文化章末

